

“深蓝计划”主理人程铄钦将废弃矿坑改造成网红“村咖”—— 乡村振兴,不止一种颜色

本报记者 叶诗蕾 通讯员 王依

才兴之江

人物名片

程铄钦 浙江深蓝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。他将安吉县红庙村废弃的矿坑改造成咖啡馆,日接待量突破两万人次,创下单日单店出杯量8818杯的记录,成为江浙沪最火爆的乡村网红打卡点之一。



程铄钦站在“深蓝计划”观景平台上。



受访者供图

游客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美景。

拍友 夏鹏飞 摄

夏日,阳光灿烂。
走进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“深蓝计划”咖啡馆,一汪湛蓝湖水映入眼帘。观景平台上,不少年轻男女手捧咖啡,正拗着不同的造型拍照、打卡。一旁,头戴棒球帽、身穿棉麻衫的程铄钦朝记者挥了挥手。

程铄钦,安吉本地人,曾是一名乡镇小学语文老师,辞职后开启创业路,在红庙村的一处废弃矿坑打造出了网红咖啡馆“深蓝计划”。

创业路上,并非一帆风顺,但他始终坚守初心,带着年轻团队用热情和创意,不断擦亮这抹“深蓝”的高光,描绘出了五彩斑斓的乡村创业梦。

执着的“始作俑者”

给记者的第一印象,程铄钦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,但他有一颗不安现状、求新求变的心。

只因想做些不一样的事,2021年程铄钦辞掉了教师工作,和6个朋友一起找项目投资创业。他们跑遍安吉乡村,最后看中了红庙村的这处矿坑。

“在这里卖咖啡?真的会有人买吗?”一开始,村里并不理解。为了打消疑虑,程铄钦带着村干部去瀑布咖啡、瓢虫咖啡等网红“村咖”调研体验,实地讲解在乡村布局新业态的市场前景,并许下承诺:“如果成功了收益共享,如果做不好,也绝不让村集体和村民利益受损。”

被小伙子的执着打动,红庙村没有收租金,村民和村集体以资金、资源入股了“深蓝计划”。2022年4月12日,项目正式开工,仅用了18天就完成了改造。

独特的矿坑景观、浪漫心形湖泊、废土水泥墙,加上“以门票换咖啡”的独特运营模式,让“深蓝”成为当年五一假期文旅市场里的黑马,开张当月营业额突破80余万元。

但火爆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由于业态单一、场景丰富度不足,一个月后,咖啡店生意逐渐淡了下来,营业额大幅下降,到了七八月份,少的时候一天只能卖出一两杯咖啡。看不到项目发展的未来,

另外6名合伙人相继要求退股离开。

“我不能退出,因为我是那个‘始作俑者’。”程铄钦坚定认为自己的方向并没有错,也铁了心要向村里兑现承诺。于是他开始四处筹集资金,一边买下合伙人的股份,一边对项目进行新的改造。

年轻人为什么要来到乡村?在那段人生“至暗时刻”,程铄钦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渐渐地,他找到了答案——“我们要贩卖的并不是单纯的咖啡,而是场景设计和情绪价值,为游客们提供一种理想的乡村生活。”

他将“贩卖”乡村美学做到了极致。通过改造提升,项目增设了一批新的打卡点,并请来专业摄影师为游客免费摄影,全方位满足年轻人拍照发微信朋友圈的社交需求。为了破解夏季户外炎热的痛点,程铄钦还引进了雾森系统,不但清凉解暑,而且为游客带来了雾气飘飘的独特体验,照片更有氛围感。

就这样,“深蓝计划”开始在小红书、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走红,流量加持下,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热门的网红咖啡打卡地。

爱抠细节的“程老师”

这抹“深蓝”何以醉人?高颜值之

下,其中蕴含着年轻和创新的活力。

“深蓝计划”团队共有127人,主要由大学生组成。“学医的、造船的、搞服装设计的,啥专业都有。”程铄钦说。

去年夏天,25岁的贵州女孩王恋宇从成都一所高校毕业,循着小红书上的江浙沪旅游攻略来到了“深蓝计划”。“当时我对未来很迷惘,但在这里看到了忙碌而又充实的同龄人,就决定要留下来。”经过自荐、面试,“游客”王恋宇成功加入了“深蓝”大家庭,她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做咖啡、布置场景、策划活动,深度参与景区运营。

回想起第一天上班的情景,王恋宇仍记忆犹新。“当时程老师正在接受采访,节目最后要拍一张员工的集体照,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拉了进去。”她说,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团队温暖。

“我们公司没有等级森严的规矩,大家都习惯喊我程老师,我也希望和小伙伴一起学习进步。”程铄钦说。

为了让团队里的年轻人更有归属感,今年春节前“深蓝”在安吉县城办了一场隆重的年会,请来了团队成员的家长,包吃包住让大家深度体验安吉的绿水青山和创业氛围。几天下来,家长们

逐渐理解了孩子们到乡村工作的热情和执着,有20多户家庭还支持子女在安吉买房扎根。

“对伙伴亲切包容,但对工作,程老师可是出了名的严格。”殷祥欣比王恋宇早一年入职,是“深蓝”的主创人员之一。在她眼里,“程老师”特别爱抠细节。

比如有时候上午游客不多,工作人员只布置了一部分露营椅,其余的就倚在角落。程铄钦看到后就会把所有椅子都一张张打开、摆好。“他说无论游客多不多、会不会用,都要把座位准备好。”大家这才意识到,这些小事都是提升用户体验的一部分。

在程铄钦的带动下,这支专业不同、各有所长的年轻团队一边“脑洞大开”,一边“死抠”细节:围墙上的创意标语改了又改;空调外机裸露在外,涂鸦弥补颜值;废墟种花海,反复对比后选定了红色玫瑰……

团队层出不穷的创意,驱动着“深蓝”持续改造出新,在社交平台话题不断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单日单店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,妥妥“村咖”届“顶流”!

眼下,程铄钦和团队又一头扎进了安吉灵峰街道城南村的艺术改造项目。“这是‘深蓝’2.0版,项目内容和商业模

式的创新很有颠覆性。”程铄钦卖起了关子,“都是我们团队大学生的点子,绝对值得期待!”

村民口中的“靠谱小程”

深植乡村,程铄钦与这片土地的羁绊很深。据介绍,“深蓝”采取“两人股三收益”的运行模式,村民和村集体占股49%。如今项目运营越来越红火,村集体和村民都享受到了分红,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回馈。

除此之外,他积极为村民提供摊位,助销农产品;向慈善机构多次捐款,回报社会;今年2月他给红庙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发了新年红包……一提起程铄钦,红庙村90岁大爷余文华竖起拇指:“小程,靠谱!”

采访当天,记者遇到了红庙村村干部王永,他正带着一支高校调研组来“深蓝”考察。两位年轻人一见面,便熟络地打起招呼。“你好像黑了点。”王永拍了拍程铄钦的肩。“那可没你黑。”程铄钦立马“回击”,两人都笑了。

王永回忆,当时村里入股“深蓝”做“村咖”,老实说,大家都捏了一把汗。“看着小程带着一群大学生,克服万难,硬是把破矿坑变成了一个聚宝盆,我们深受触动,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人。”

“为了抓住流量,红庙村趁势大力发展文旅产业,积极完善基础设施,村干部也主动做好客商考察、节假日交通疏导等服务。“天天在外面跑,不就得晒得黑了嘛!”王永说。

看中“深蓝”效应的,远不止红庙村。这几年,安吉正在打造十大民宿“共富村”,梅溪镇邢湾村也是其中之一。“民宿村落集群建好了,该怎样引流?”荆湾村党委书记张华想到了离得最近的“深蓝”,没想到联系程铄钦后他立马就应下了合作。今年“五一”假期,荆湾村民宿村落集群专门在“深蓝计划”设置展板、现场推介,程铄钦也帮着引流吆喝。

有人问,“深蓝”现在这么火,为什么不自己做民宿,肯定可以赚更多钱。“那多无聊。”程铄钦说,他一直避免把“深蓝”做成一个面面俱到的综合体,“真正的乡村振兴,肯定不止一种颜色,多种垂直业态并存,才能五彩斑斓、百花齐放。”

不久前,程铄钦联合“小憩·半日村”主理人陈谷、“DN余村”主理人许松等知名乡村主理人,共同发起成立了乡村主理人公社。程铄钦说,公社将充分发挥乡村主理人的经验优势,举办公益性路演、沙龙等活动,为想在安吉乡村创业的青年提供资源、培训等支持,引导更多年轻人投身乡村沃土,追求创业梦想。



矿坑里一汪湛蓝的湖水俯看呈心形。梅溪镇供图

舟山盲人刘家齐10余年写了超千万字小说——

花开寂静,以待有风

本报记者 黄宁璐 见习记者 吕凌赫

舟山体育路一栋居民楼里,一位双目失明的年轻男子端坐在电脑前,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,伴随着电脑读屏的声音,屏幕上的字一个个蹦出来。

他叫刘家齐,今年29岁,是普陀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理疗科的一名按摩师。因患有先天眼疾,刘家齐从出生开始视力就逐年衰退,16岁时已经几乎看不清东西。面对人生的重大挫折,他依靠对文学和写作的爱好,支撑着自己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

虽然眼睛看不清,但自由的想象可以驰骋五湖四海。从12岁完成第一部网络小说至今,刘家齐已创作了10余部作品,文字总量超过1000万。前几天,一位粉丝还根据他创作的小说精心制作了一段动画短片,让他备受鼓舞。

“譬如野草,生于幽谷,扎根泥石,广纳雨露,花开寂静,以待有风。”刘家齐常用自己写的这句话鼓励自己。他坚信,只要不懈奋斗,总有一天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。

倍速听书积累素材

初见刘家齐,他留着清爽寸头,身着浅蓝色牛仔衬衫,文质彬彬。若不仔细观察,很难发现他是一位盲人。

命运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残酷。1995年,刚出生几个月的刘家齐被确诊为“青光眼”——眼药水过多压迫视神经,导致视神经逐步凋亡。父母带着他开启了漫漫求医路,从6个月到16岁,刘家齐经历了4次眼部手术,但依然没能将光明“留住”。

他这样形容这个过程:视野变得越来越窄,不是突发性黑暗,而是能清楚地感受到,眼前五彩斑斓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模糊,直至完全消失。恐惧、无力充斥着他幼小的心灵。“不知道光明的偷,哪一天会把光全部偷走,就像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。”刘家齐这样形容自己的痛苦。

从小好强的刘家齐,从来不把痛苦展现在父母面前。“他因为视力不好,小时候就经常磕磕碰碰,但即便在外面摔

了跤回家也不说,看到他摔破的裤子我只能默默心疼。”回忆起儿时小时候的事,刘家齐的母亲红了眼眶。

“因为视力不好,收集信息的能力就很差。”刘家齐略感无奈地说,直到2006年春天,母亲帮他找到了一款专供盲人使用的电脑读屏软件,这让本就喜欢阅读的他兴奋不已。

通过自己摸索,刘家齐仅用短短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用读屏软件阅读、写作。每天一放学,刘家齐就在自己房间里“听”书。历史、哲学、武侠……各种类型的书籍,都被他如饥似渴地装进脑袋里,虽然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模糊,但内心却越来越鲜亮。随着视力衰退,听觉上的注意力越集中。刘家齐听书的速度越来越快,从2倍速到3倍速直至更快,短短几天就能“啃”完一本厚厚的书。

与此同时,一个作家梦也逐渐在刘家齐的心里生根发芽。通过每天雷打不动地“听”书,触觉旁通“悟”书,刘家齐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素材。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创作。很快,他的第一部网络小说完成了,并且在读书网站上发表。

到了初二,视力衰退严重的刘家齐再也无法与正常的孩子一起上学。他通过考试进入了浙江省盲校就读高中,此后又进入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攻读康复治疗专业。在这个过程中,刘家齐在努力学习好课程知识的同时始终笔耕不辍。毕业时,他已创作了好几部作品,文字总量超过500万。

网文写作独辟蹊径

在刘家齐的宿舍书桌上,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每天他都会坐在电脑前“码字”。

眼睛看不见,怎么写小说?刘家齐为记者现场演示了他写小说的过程。他在电脑上安装了读屏软件,用键盘上的“上下左右”移动光标,光标移动到哪儿,就会语音提示选中的文字或软件名称。他精准地打开写字软件,使用搜狗输入法打字,每输入一个字,电脑就会把字“读”出来,他再选择自己需要的文字。



工作之余,刘家齐在户外拿着手机“听”书。拍友 傅明燕 摄

然而,仅靠耳朵写作,远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。

刘家齐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误打同音字,汉语里有大量同音字,仅靠耳朵无法区分。刚开始,刘家齐用读屏软件写小说,1000多字就会出现三四十个错别字。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,刘家齐终于总结出一套尽量避免误打同音字的办法:遇到没把握的生僻字,尽量打与之相关的成语或词语,然后把要写的这个字单独挑出来。如果还不行,刘家齐就通过语音释义来确定。靠自己发明的这些“土办法”,他打字的准确率日益提高。不过刘家齐还有一个坚强的后盾——他的母亲。“有时候为了赶稿,就会为了打字速度舍弃一些准确率,改错别字的任务就会交给妈妈。”刘家齐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2017年6月,考取“盲人医疗按摩师”后,刘家齐进入普陀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理疗科工作。从校园到工作岗位,不变的是对写作的热爱。从参加工作至今,刘家齐发表了5部作品,平均每部作品字数达100万。长篇网络小说要求“更新



刘家齐在书房写作。

本报记者 黄宁璐 摄

快”,不仅考验作者的文学功底,还考验作者的能力和耐力。这对双目失明、白天又要上班的刘家齐来讲,压力很大。

在小说连载的日子里,刘家齐每天晚上坚持写作四五个小时,日更4000字,常常写到腰酸背疼。有一次,一个相熟的病人来找刘家齐推拿,一看到他就皱眉问道:“噢!你怎么身上也有一股子药味儿?”刘家齐指了指身上,解释道:“身上贴着四五块药膏呢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刘家齐4月份刚刚完结的一部融合了穿越、言情、重生等多重元素的网络小说,在QQ阅读平台上获得了8.1万的收藏量,起点中文网上也有1万多收藏量。4个多月的连载过程中,一直有很多读者催更,更有读者发长文评价分析人物性格、预测故事结局。“小说在情节设定上吊足了读者的胃口,让人忍不住想往下看,剧情设计也不落入俗套,常常让人意想不到。”文笔很好,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很生动,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情节刻画又很深刻。”“这本小说是一章一章蹲点看下来的,最吸引我的是

作者的文化功底,体现在小说的很多细节里。”……网友的一条条好评都是支撑刘家齐更新的动力。

如今的刘家齐已经充分了解了网络小说的取材、行文和受众,他签约了掌阅、阅文、番茄小说等网络小说平台,作品以都市情感、古代神话类小说居多。“网络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,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‘快’,内容更新快、读者反馈快,题材更迭也快。”刘家齐说,以前一个题材可以延续一两年,现在一个题材一两个月热度就过去了。在刘家齐看来,跟人家比“快”,他没有优势,于是另辟蹊径,在人物刻画、情节描写上下功夫,力求内容更加饱满。眼下,他的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。

为文学梦不懈追求

“回首一路走来,我的点滴进步,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关爱。”刘家齐说,很多人从他生命中走过时都留下了温暖,他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,但感动一直深

藏于心。

在浙江省盲校读高中时,班主任是照亮刘家齐写作道路的一道光。“当时我还没写出成绩,自己也没什么信心,班主任就鼓励我,在写作上给予了我很多指导。”想起老师的谆谆教导,刘家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“后来到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读书,来自浙大、浙工大、杭师大等大学的老师经常大老远来给我们上课,还带着我们去各个大学交流。”刘家齐动情地说,那段日子过得很精彩,因为有老师和同学的陪伴,视力衰退这件事似乎也不那么痛苦了。

工作后,对刘家齐来说,来自同事和大众的关注关爱更是无处不在,“下雨天,路比较滑,同事会提醒我慢点走;碰到前面有玻璃门,大家就会快速上前帮我先打开;病人会跟我讲他们的游记,给我描述外面的世界……”

最让他感动的是,近年来,政府、企业、技术人员都在不断地为“互联网盲道”建设和努力。看新闻,靠文字识别技术“读”出资讯;想购物,通过图片转语音“描绘”商品详情……刘家齐打开自己的手机展示了一项项“特殊功能”。“借助信息无障碍技术,我们视障者可以在工作、生活中自如使用互联网产品,这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,也为我们搭建了融入这个社会的桥梁。”他感慨地说。

十多年下来,刘家齐已坦然接受失明的残酷现实,但在文学创作上,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残疾人,他用耳朵代替眼睛,顽强地追寻着自己的文学梦。

“经常有人问我,盲人怎么吃饭?怎么穿衣服?盲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事。我认识的盲人中,有人会编程,有人能作曲,还有人参加普通高考并取得高分。”刘家齐告诉记者,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,在这个时代,视障者也可以有多元化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,更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属于自己成功。

